

七、原住民教育問題

以上所述都是針對臺灣漢人的教育，另外需要注意的則是對原住民的教育，這是伊澤渡臺當時所念茲在茲的問題。要確立原住民教育計畫，首先必須對山地狀況進行調查，當然這並非易事。就在此時，突然出現了一位令伊澤感激不已的人物，那就是恆春支廳長相良長綱，他手無寸鐵地進入豬勝東社。¹

日本絕非要消滅你們的族群，也無意趕走你們，只因為你們現在已成為日本臣民，必須成為日本天皇忠良的臣民。而其方法是讓孩子學習讀書寫字，讓他們懂得做人道理。

如此，下生蕃十八社大頭目潘文杰²大為欣喜，於是立刻開始著手讓族人接受教育。對於此事的成功，伊澤表示：³

- 1 本武比古（1912）。第卅五 臺灣の初等教育。樂石自傳：教界周遊前記。頁 254。
- 2 潘文杰（1854-1905），出生於瑯嶠十八社豬勝東社（今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母親為豬勝東社大頭目卓杞篤的妹妹，父親為統領埔（今車城鄉統埔村）的客家人。1874 年，牡丹社事件後，協同新任大頭目朱雷（卓杞篤姪子）與日軍西鄉從道等人調停，後來朱雷酗酒過度，無法管理政事，最終總頭目由潘文杰繼承。
- 3 本武比古（1912）。第卅五 臺灣の初等教育。頁 255。

將原住民皇化終於踏出第一步。雖說恆春附近的原住民性情較為溫和且明白事理，但相良勇敢的壯舉，還是為原住民教育首開先河。且在此從事教育最合於聖旨的意義。也是我們從事教育相當愉快的經驗。

1897年8月31日，相良支廳長發出以下電報給學務部：⁴

下生蕃地豬勝東社設置國語傳習所分教室之緊急申請
(譯電)

伊澤部長的答覆為：

客(8)月31日電報請求於生蕃地豬勝東設置分教場一事，於本(9)月2日核准，所需經費已編列。對於生蕃地的教育應如何才適當，目前仍有疑問。因此若不基於縝密的調查，來日恐將空留遺憾。這不是一個容易著手的事業，居住該地支廳內的原住民較為溫和順從，且該支廳向來交通較為便利，因此與我們能夠互相溝通，關係日漸密切，開廳以來藉由支廳長的報告亦明瞭其狀況，基於以上事實而同意分教場的設置。不消說，對於變幻無常的原住民，仍須謹慎以對並保持威信，擬定各種措施若不得當仍無法成功。因此除職員的監督之外，

4 〈明治二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三十卷司法教育學術〉(1896-05-18)，《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100。

如招募學生及其種類與年齡，其他班級的編班、科目及授課時數、學生管理法等，都無須拘泥原有規則，可另行擬定適當方式，希望不致造成問題。總而言之，此次的經驗無論好壞，都會成為未來在原住民地區從事教育的模範，對往後擴大辦理的難易度，以及踏入原住民教育之路，都不能當作一般的學校看待。本年度本所的經費雖比過去充裕，希望在設施上亦能不負眾望。此件已知悉，就請按局長之命持續進行。

由此可知伊澤對豬勝東分教場的設置十分期待。接下來的問題是要派遣哪些教師前往該地？而自告奮勇前往的是藍原新二⁵。

校舍距離潘文杰家約一町多（約 109 公尺），是一坐南朝北的獨棟建築。寬六間（10.8 公尺）、縱深二間半（4.5 公尺），有一處出入口和六個小窗，內部隔成兩間，分別為四間（7.2 公尺）和二間（3.6 公尺），一間作為教室，另一間作為辦公室。從山中取得木材，選取有分叉的木材作為樑柱，將原木縱橫交錯作為棟梁，以藤蔓纏繞茅草作為屋頂。當時臺灣工人之中沒有有木

5 藍原新二（1866-），又名藍原新次，出生於豐前國大分縣下毛郡鶴居村（今中津市）。1879 年，畢業於大分縣師範學校。1896 年 3 月，任命為臺灣總督府日本語講習員。5 月，臺灣總督府國語傳習所教諭，任職恆春國語傳習所。7 月，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特別科。1898 年 11 月，任東港公學校教諭兼校長。1899 年 3 月，獲臺灣公學校教員免許狀，任恆春國語傳習所教諭。1900 年 10 月，任豬勝東國語傳習所教諭。1904 年，臺東廳臺東國語傳習所教諭兼臺東廳總務課屬。

工、水泥工等，工具僅有兩把斧頭、一支挖土鏟、腰刀三四把，以及內地的五尺測量棒等，以 30 圓的建築費用竣工。

開學日當天（即 9 月 10 日）上午 10 點左右，原住民們陸續集結到潘文杰家。下午 1 點開始，書記官安積五郎、屬員中村雄助、撫墾署技手岡本又三、撫墾署勤務愛甲直太郎、本傳習所書記及野山雄男等從恆春前來。下午 3 點，教諭藍原新二將眾人帶到校舍，以運動場為典禮會場，並在入口處插上兩面國旗交叉，正前方放上一張桌子，左側有原住民各社社長與附近各庄總理及學生與家長合計約百餘人，加上列席的官員與 27 名學生排成一排舉行開學典禮。首先由安積書記官奉讀教育勅語，接著由藍原教諭致詞，中村又再對翻譯王福重述一次，讓王福翻譯成原住民語。典禮後學生們展開奪旗、單腳跳、兩人三腳等競技，在場的原住民都不斷地喝采。上課於 17 日開始，此為豬勝束的報告。（總督府文書課藏）

而伊澤則如此讚頌藍原新二的功績：⁶

我從日本內地帶來的講師藍原新二毛遂自薦來此赴任，其績效卓著，並基於他的報告擬定了原住民教育的方針，雖然藍原已經去世，但他的名字值得一直留在我

6 本武比古（1912）。第卅五 臺灣の初等教育。頁 255。



圖 24 恆春國語傳習所豬勝束分教場之跡



圖 25 高砂族教育發祥地紀念碑（拍攝時間：113 年 9 月 5 日）

們的記憶中。

在豬勝東實施教育也成爲原住民教育的實證經驗。接著伊澤又提到另一段軼事：⁷

後來有一位理學博士小藤文次郎爲了做地質調查巡迴臺灣全島時，在當地（豬勝東）學校借宿時，竟聽到原住民兒童們唱起日本國歌「君之代」，讓我不禁感動落淚。另外也有北部原住民後來進入臺北醫學校成爲醫生的例子。因此我相信即使是原住民，給予適當教育也能充分教化。而今日我們已經著手施行原住民教育，我們也在實驗這個基礎事業，也就是原住民教育究竟可不可能，幸而我們創造了一個可能的案例。

明治30年（1897）4月22日至28日，在臺北市淡水館舉辦全島國語傳習所首席教師會，乃木希典總督亦出席，提出種種諮詢事項。當時藍原新二針對豬勝東的原住民教育進行詳細的報告，令在場者十分感動，總督也凝神諦聽。⁸

7 本武比古（1912）。第卅五 臺灣の初等教育。頁 258-259。

8 教育諮問。臺灣新報 1897.4.29。版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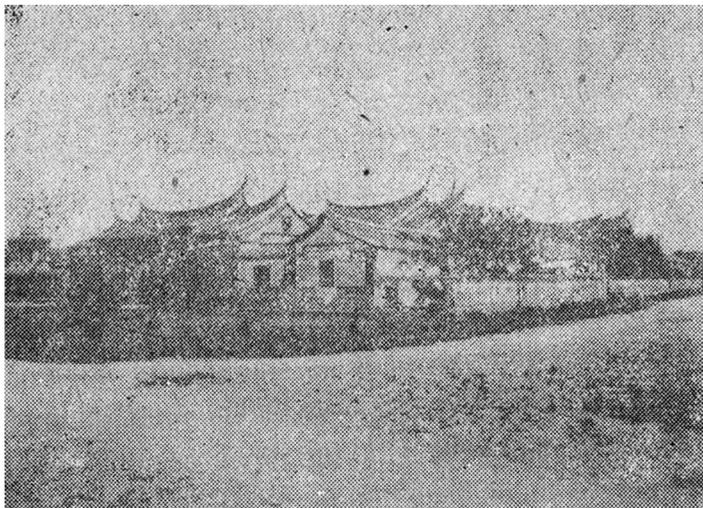


圖 26 淡水館



圖 27 登瀛書院舊址碑 (拍攝時間：113 年 8 月 27 日)